



钱塘江上“最后的渔民”

本报记者 胡宗昊
杭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邓新圣

金小明蹲在一个红色塑料盆边，双手卡住鱼鳃，提起这条活蹦乱跳的“江鲜”——刚出水的包头鱼来回扭动，鱼尾不停抽打着地面。“咚咚”两声，槌子落下，鱼安静了，刮刀一阵反复后，留落一地银亮的鳞甲。金小明将小刀送入柔软的鱼腹，扯出内脏后，将鱼递给前来购买的食客，一套动作成熟老练。

自7月钱塘江开渔后，渔民们迎来一年里最繁忙的日子。经过4个月的禁渔期，他们早已摩拳擦掌。这些天来，金小明每天有十多个小时待在船上，皮肤晒得黝黑，他不在意，经常笑，笑起来时，鱼尾纹在眼角绽开。

今年50岁的金小明，是杭州市上城区九堡街道杨公社区中最年轻的一位渔民。据了解，杨公社区内聚集着杭州主城区

区最多的渔民群体，共计28人。依照《杭州市渔业资源保护管理条例》，渔民将在年满65周岁时“退休”，其渔业捕捞许可证也将失效。

如今，这批渔民仍活跃在杭州九堡3号坝和杨公鱼市之间，带回一网网鲜活的江鲜。但是，等到金小明的渔业捕捞许可证失效，钱塘江上或将再无沉浮的民间渔船。

江上打渔人

今年九堡街道的开渔节热闹盛大，63岁的渔民王香林却收获不佳。相较于金小明摊位上琳琅满目的花鲢、刀鱼等，王香林的摊位只有零散的刀鱼放置在泡沫箱里，“本来想把儿子叫过来帮忙，结果就这几条鱼，卖完就收摊了。”

王香林把鱼获较少的原因，归结于出发时间和下网的地点上，“船开出去得晚

了，像九堡大桥下鱼群较为密集的地方都已经有其他渔船，只能临时选了个离坝头较近的地方下网。”比起头一天晚上6点多就出发的金小明，王香林晚了近4个小时才出发，“主要现在天热熬不牢，早去的都是‘年轻人’。”

在杨公社区的渔民群体中，50-60岁是黄金年龄，像金小明这样的都被称为“年轻人”，他们往往力量和精力都更为充足，会在潮水到来前几个小时就出发，在渔船上待十几个小时，期间不断忍受蚊虫叮咬、高温曝晒，直到满载而归。

王香林也是从“年轻人”熬过来的，作为土生土长的杨公人，他早先在江上开运砂船。后来，因为一次安全事故，他的右手臂被机器撕下一块肉，直到现在，还留有长长的疤痕。王香林回忆，那一年他刚过而立之年，决定转行。“母亲河”钱塘江接纳了他，王香林从此成为一名江上的捕鱼人，他和邻居高福搭档，他负责

划船、撒网以及收网时的辅助工作，“我们这片的江水是咸淡水交汇较为充分的地方，靠水吃水，渔民挺多，早年间还组建过渔业队。”

对于“母亲河”的馈赠，渔民们感激且虔诚。新船下江前，渔民们会在船头拜神祈福，以求风调雨顺。同样也有忌讳，比如只要上了船，就不能说“翻”字，有一次王香林说“把木板翻过来”，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同船的人给骂了回去。

每年的开渔节上，都会有争“鱼王”的仪式，最重的一条鱼被封为“鱼王”，以此讨个好彩头。今年的“鱼王”被“年轻人”——56岁的李建华摘得，20.5公斤重的“鱼王”也打破了上一届的记录。紧随其后的渔民李金水与“鱼王”失之交臂，他有些遗憾，因为他已年过六旬，再过几年就要退捕，离开多年相伴的渔船，“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争得‘鱼王’”。

(下转6版)

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空中花园免费开放



7月16日，不少游客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顶楼的空中花园游玩打卡。作为曾经的G20杭州峰会主会场及杭州亚运会主媒体中心(MMC)，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是杭州的地标建筑之一。近日，杭州国际博览中心顶层的空中花园对公众免费开放，这个空中花园总面积约为6.5万平方米，荟萃了113种植物，总数超过7000株，是一个集休闲、观光和娱乐为一体的多元化公共空间，充满了江南元素。

董旭明 摄

曾经撕毁破产公告的股东，为何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变？



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程思瑶 汤红达

“这个结果我真的没想到！现在不仅无债一身轻，经营多年的公司也保住了。”公司成功引入投资后，近日，安吉宏大兴业水泥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宏大公司”)前股东倪某感慨讲述着自己在公司破产后如同坐过山车般的心情。

半年前，宏大公司因资不抵债被安吉

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。因为无法接受公司“倒闭”，倪某一度跟法院“杠上”，百般阻挠破产程序进行。他没想到，自己原本万分排斥的“破产”，最终救活了整个公司。

工艺落后，企业陷入危机

宏大公司是一家老牌水泥生产企业，经营已有20余年。曾经，它是安吉年收入近亿的纳税大户，为当地乡镇的人员就业、经济提升作出不少贡献。但近年来，在安吉县践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沿着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之路大踏步前进的背景下，宏大公司因工艺落后逐渐“掉了队”。

“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环保要求的提高，

干法水泥生产技术开始普及，这种施工工艺排废少、能耗低，很快挤占了传统水泥生产企业的市场份额。”安吉法院承办法官介绍，一直使用传统湿法水泥生产工艺的宏大公司逐渐被市场边缘化，经济效益锐减。

为了继续生产和支付工资，宏大公司开始四处举债，但往往是“拆东墙补西墙”，债务负担始终得不到缓解。自2015年开始，宏大公司因逾期还债、拖欠货款而陆续被债权人起诉，大量案件进入到执行阶段。“到了法院，我才知道宏大公司债务窟窿这么大！”一名宏大公司的供货商语气中透露着担忧。

经法院初步梳理，宏大公司的债务高达8000余万元。可宏大公司账面仅有少量存款，没有固定资产，生产设备也都已设

立高额抵押，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。执行法官评估后，决定启动“执转破”程序。2022年12月，宏大公司正式进入破产程序。

“公司已经经营20多年了，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呢？”听闻公司被裁定受理破产，宏大公司的股东们坐不住了，第一时间提出书面异议，认为宏大公司还享有对外债权，不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形。倪某作为大股东，甚至撕毁了张贴在宏大公司的破产公告，试图阻挠公司破产进程。不少公司的老员工也不同意破产，“公司破产了，我们的工资岂不是拿不到了？”

可现实是，即使公司提出的对外债权能被确认，对于8000余万元的巨额债务来说，也是杯水车薪。

(下转2版)